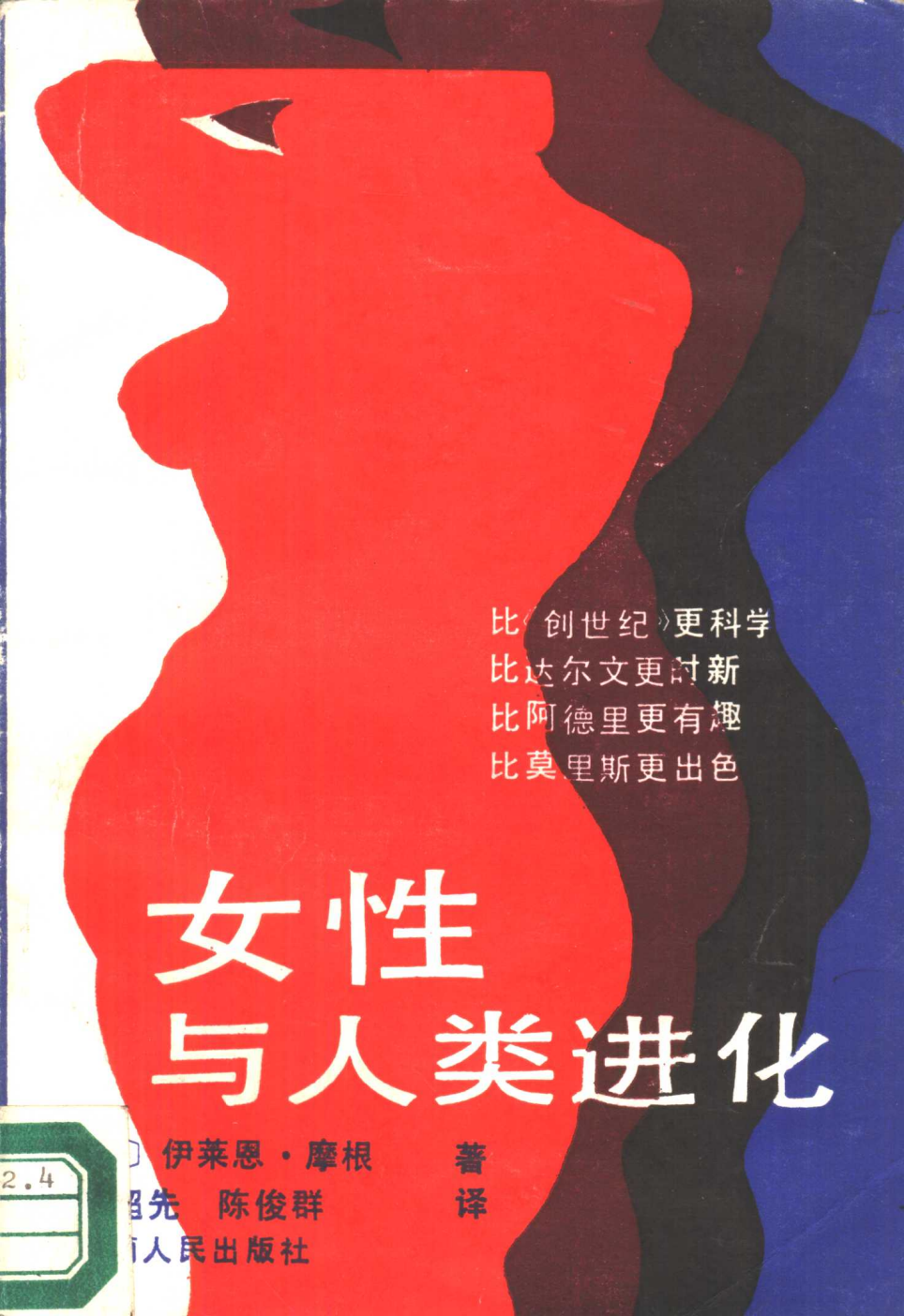




比《创世纪》更科学
比达尔文更耐新
比阿德里更有趣
比莫里斯更出色

女性 与人类进化

伊莱恩·摩根
先 陈俊群
人民出版社

著
译

C912.4
26
1



0621
7290

女性 与人类进化

伊莱恩·摩根

刘超先 陈俊群

湖南人民出版社

女性与人类进化

〔英〕伊莱思·摩根著

刘超先 陈俊群译

责任编辑：常修苟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市天华印刷厂印刷

*

198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625 插页：2

字数：175000 印数：1——6480

ISBN7—217—00606—6

C·37 定价：3.25 元

湘人：88—21

译者序

自从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以来，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蓬勃发展，名家辈出。他们不断用新的考察、新的实验和新的证据来更新着观点，从而也更新着人们对人类本身的历史以及物种进化的认识。然而对照之下，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似乎相当落后，一些别人早已否定了的陈旧观点仍在课堂里被宣讲。目前，我国人文科学研究方面的人力物力都还不足，因此有计划有系统地译介别人的研究新成果，实在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本书1972年在英国一经问世，就立即引起轰动。同年，英国出了两种版本，《麦卡斯杂志》进行了简缩连载。次年，美国与加拿大同时出版了该书，此后不断重印。本书作者以科学的态度对人类性的进化进行了客观的研究和阐述，围绕着性的演进将女性与男性进行了多方面的对比研究，探讨了女性与男性在人类进化历程中各自所起的作用，其中不乏惊人之笔。同时，她还将人类与其他许多动物、特别是人类的近亲猿、猴、猩猩等灵长目动物进行平行类比考察研究，不断旁及大量其他的问题，广泛引用一些著名博物学家、动物学家、人类学家、生物学家、生态学家的观点，或佐证、或反驳，见解新颖，令人信服，给人启迪。作者通过科学的分析与论证，有力地肯定了女性的作用与地位，驳斥了关于女人的一些偏见和谬论，笔

调机警而幽默，引人入胜。

借此机会，我谨向给予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以热情支持和指导的同志致以真诚的谢意；同时，我也恳切地希望本书的读者，特别是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于湖南长沙

1988年7月

英国报刊对本书的评价：

“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来，还没有任何一本关于这一论题的书更能激起一场大论争！”

——《花花公子》

“处处引人入胜……充满警句、幽默，旁及数以十计的不同论题，通篇都是关于博物学的不解之谜以及关于动物和人的稀奇古怪的数据。”

——《本月图书报》

“比《创世记》更科学，比达尔文更时新，比阿德里更有趣，比德斯蒙德·莫里斯写得更出色！”

——《伦敦星期日电讯报》

目 录

第一章	人造的神话	(1)
第二章	逃避路线	(16)
第三章	重新塑造的猿	(37)
第四章	攻击性	(60)
第五章	性欲高潮	(78)
第六章	爱	(100)
第七章	言语	(118)
第八章	U字形转变	(137)
第九章	男人——追猎者	(155)
第十章	灵长目政治	(188)
第十一章	女人需要什么	(221)
第十二章	现在与未来	(241)

第一章 人造的神话

根据《创世纪》中的说法，上帝首先创造了男人，然后为了男人的愉快才创造出女人。将近两千年来，人们信守着《圣经》的训谕，并用它来使女人的从属地位合法化，用它来解释她的低劣。因为即使作为一个复制品，她也并不是最好的，其间有差别。她不是上帝精心创造的。

一首古老的民歌里有这样一句话：“我把我们的驴子称作出了毛病的马。”在大多数涉及到两性差别的文学作品中，也贯穿着这样一个微妙而含蓄的观念：女人是出了毛病的男人，女人是原始蓝图被歪曲了的译本。男人是规范，女人却是偏向。

要是达尔文再生，写一本全然迥异的《男性人格的下降》^①，这一观念也许就会根除，因为达尔文不相信女人是后于男人而创造的。他相信女人的起源至少是与男人同时的，这就会导致两性关系上的某种突破。然而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① 本书原名即《女性人格的下降》，为了通俗易懂，改译现名。

——编者注。

男人几乎从开始就一直乐意潜心于这样一项工作——即研究出一整套崭新的理论，解释女人为什么显然较男人低劣，天经地义地得附属于男人。他们现在不用神学，而利用生物学、生态学、灵长目动物学，但他们做出的结论却还是一样。

现在他们准备不按上帝旨意的词句去辩论经济改革中最复杂的问题，而是根据丽鱼的性行为模式。于是，如果有某个女人声言要同工同酬或升迁机会均等，通常就有一位男性思想家就内分泌发表一通简短的说教，并指出她这样做的隐蔽目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使她生活中的男人产生一种“心理上的阉割感”。

现在对我们来说，这听起来就象一种情感讹诈，正如女人唠叨说如果孩子不听话，母亲可就要发脾气了。大多数致力于为自己在社会上赢得更新、更好的形象的女人，往往完全避开起源与生物学有关的这类问题，并希望我们对那一切置之不理而专心致志于使将来的情形有所不同。其实，这并不令人惊奇。

我相信这是一个错误。将男人视为追猎者的进化论，在男人的头脑中就象《创世纪》一样牢牢扎下了根。男人甚至还可一本正经地相信同工同酬会大大有损于他们的生殖腺。他们已经建造了漂亮的理论框架，他们自己就在这框架的顶端，并用大量经过科学论证的强有力的事实支撑着。我们不能争论事实，不能无视事实。我想我们能做的就是去揭示目前广为接受的对事实的解释，决不是惟一可能的解释。

从总体上说，我对科学家相当敬慕，尤其是进化论者和生

态学家，尽管我认为他们有时误入歧途，因为那不纯粹是出于偏见。其中一部分就完全是由于一个语义事故——“男人”（英语中“man”既指男人，又概指人类。译者注）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歧义词。它的意思可以是人类，也可以是人类中的男性。如果你要写一本关于人类的书或构想一个关于人的理论，你就不可能避免使用这个词，你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代词“他”来代替这个词，这只是为了语言上的方便。但是你别看第一章的一半，这一进化物的形象就会在你的脑海里形成。这一形象必定是名男性，而且他就是故事的主人公，故事中一切别的人与事都会与他发生联系。

所有这一些听起来也许纯粹就象语言上的诡辩或女性的易怒。假如你和我呆在一起，我有希望能使你相信二者都不是。我相信，意指男性的man和意指人类的man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语义混乱，既被反馈到关于人类的本质、起源和发展的思考之中，同时又深深地败坏了这种思考。

关于这些论题的见解很大一部分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正如在哥白尼学说之前都以地球为中心一样。要让男人打破把自己看作人类中心这一习惯，就象过去要让人们打破把地球看作宇宙中心这一习惯同样困难。他们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看作人类进化的主线，而女性则围绕着他转动，就象月亮围着地球转一样。这不但使得他们忽略了一些可一直追溯到始祖的宝贵线索，而且还导致他们散布一些显然是彻头彻尾的胡说的论调。

我读过他本人写的有关他自己的书，越往下看就越渴望发现有一卷书能象这样开头：“人类的第一个始祖从树上爬下来

时，她的大脑还没有发达得足以使自己迥异于其他的种类……。”

诚然，她一点也不比他更可能是第一个始祖，但是她是第一个始祖的可能性也一点不比他小。她一直与他同在，给每个下一代贡献出一半基因。大多数的书中在大多数时候都把她忘掉了。他们只在《性与再生》这样必不可少的一章里，突然把她拖上台来，然后当他们继续谈论那带着可爱的新武器、用可爱的新而直的腿跑过更新世^①平原的强悍的男性追猎者的问题时就说：“好啦，我亲爱的，你可以走了。”她形态结构的任何更改都被认为是对男性追猎者的进化的模仿，或者只是为了他们享乐而设计的。

进化思想近来不断地大有进展。考古学家、人种学家、考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正在向仍属神秘领域的各个方面逼近。但尽管研究者们不断地带着一个又一个牙床骨或一项又一项统计资料跳起胜利的舞蹈，然而奇迹的某些部分依然是无从解开的谜。他们的大多数书里都使用了这样的词句：“……人类早期的进化过程仍然完全是个谜。”“人是一个偶然的故事，是一系列几乎不可能的巧合的极点……”“人是近乎不可置信的环境的产物。”他们感觉到还有某些东西迷失了，但不知道是什么。

专家们碰到的麻烦就是他们往往按常规思考，而有些不断

^① 本书中出现的中新世、上新世和更新世，都是地质学上根据古生物演化和地层系统划分地质年代的名词。中新世距今一千多万年，上新世晚于中新世早于更新世。——译者注。

发生的事情却常常将他们拉出常规。罗伯特·安德烈告诉人们，当第一类人猿化石在非洲出现时，这种启发是怎样降临到肯尼思·奥克利博士的脑子里呢？罗伯特·安德烈告诉人们说：“他自己的半圆球形脑海里还没有意识到，答案就已经闪烁出来：‘我们当然相信大脑先出现。我们推测第一个人是个英国人。’”无论是奥克利还是安德烈在涉及到这个问题时，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还是在作一个几乎完全无意识、无根据的假想。总有一天，一个进化论者会用手掌拍着他的大圆盖形脑袋惊呼：“当然！我们认为第一个人是男人！”

首先，让我们将与本题有关的目前情形扼要概述一下，尽管近来发现了大量的新证据，而广为接受的关于人类进化的观念却几乎没什么改变。

小帆船的中间部分看起来就象一个健壮而灵活的雄性类人动物，他从树上爬下来，看到草原聚满了野物，便从地上拿起一件武器，于是就成了勇猛的追猎者。

我们有关的一切东西都是缘此派生而来的。如果我们直着身子走路，那是因为追猎者必须站得高高的，以便瞭望阔野，寻找猎物；如果我们住在洞穴里，那是因为追猎者需要一个根据地，以便有家可回；如果我们学会讲话，那是因为追猎者需要计划下次的狩猎远征，并炫耀他们上一次的劳绩。德斯蒙德·莫里斯，一想起女人的胸部，立即就推论她们之所以进化，是因为她的配偶成了勇猛的追猎者，而且他还用最大的智慧保守着这一荒谬的论点。某些关于健壮灵活的男性的东西却使他们一个个入了迷。

我发现整个奇谈都是非常难以令人置信的。它充满了神秘、自相矛盾和未解决的疑问。甚至比那些未解决的疑问更导致混乱的是那些还从未被人提出的疑问，因为正如彼得·梅达沃教授所指出的：“科学家往往是直到他们脑子里已出现答案的雏形时，才向自己提问题。”我将在本章提出这些问题中的几个，然后将再概述一番对《裸猿》故事的新看法，对这些问题的每一个都至少提出可能的回答，另外还有十五或二十个其他的问题。

第一个谜是，“上新世时发生了什么？”

现在，人类故事始于非洲这一理论得到广泛的接受。两千万年前，在肯尼亚存在着—支巨大的、种类繁多的猿群，它们的身体结构具有普遍的特征，身体大小各异，小至小长臂猿，大至大猩猩。L·S·B·利基博士在维多利亚湖一带挖出了成百的这种猿的骨头，显然，它们当时在那里生活得很好。那个时期被称为中新世。当时气候温和，降雨量也比现在多，处处森林繁茂；一切顺顺当当。

接着来了上新世的大干旱。罗伯特·安德烈写道：“谁也无法按照任何人类经验去理解上新世的持续。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十个干燥的年头就足以在美国西南部造成了惨剧，——一片灰沙盆地。对那一地区的居民来说，十年就会象是无穷无尽一样。然而非洲的上新世却持续了1,200万年之久！”

在整个非洲大陆上还没有任何上新世化石层被发现。在这一时期，许多有指望的猿类统统被一扫而光，这并不奇怪。只有极少数被陷在日益缩小的森林口袋里，而当上新世结束时，

他们作为十字对生的长臂猿重新出现，便于他们用手臂悬挂摆动。

有些令人震惊的事情也重新出现了——类人猿小脑化石首先被雷蒙德·达特教授于1925年发现，此后又有利基博士和其他人大量地挖掘出这种化石。

类人猿小脑化石从他的令人惊恐的1,200万年之久的折磨中出现了，并进行了修补复原处理。他的头盖骨的后头髁显示出与现代人接近的体态。据维尔夫雷德·拉格罗斯·克拉克爵士说，其眼窝部位“已具有明显的人的外貌”。他也很聪明。他的残骸在奥杜瓦伊峡谷^①被发现，还陪葬有被人们誉为人类文明之始的粗糙的石制工具。罗伯特·安德烈说：“我们进入了上新世这个大熔炉，已成具有普遍特征的动物，但只具有人的潜能。我们开始呈现为一个人时，只缺一个正规的大脑和下巴了。后来的进程中我们又发生了什么呢？”那个64,000美元的问题就是：“他们发生了一些什么？他们到哪里去了？”

第二个问题：“他们为什么站立起来？”大多数书在这块薄冰上都是轻轻溜过。德斯蒙德·莫里斯简单地说：“强大的压力促使他们增强了猎寻野物的本领，于是它们直立起来，首先是出于打猎生活的需要。”

但是，且慢！我们曾经是四脚动物。这些说法意味着一个四足动物突然发现他可以用两只脚比四只脚跑得快些。那么试想任何别的四足动物也发现了这一点，比如猫？狗？马？你会

^① 地名，在坦桑尼亚北部。——编者注。

发现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如果其它方面一样的话，四只脚注定要比两只脚跑得快。两足的进化是极其反常的。

鼯、金花鼠、兔子和黑猩猩为了看得远一点，会坐在或站在两只脚上，但当它们需要速度时，它们就会自觉地用四只脚跑。我能想起的两只脚比四只脚跑得快的四足动物就是大袋鼠和被称为得克萨斯州小蜥蜴之类的东西，而且它们也不能这样跑得太久。这些例子中的奥秘就是它们有一条长而重的起平衡作用的大尾巴，而我们却从来没有过。你也许会说这是灵长目动物的必然的演进，因为灵长目动物常竖着坐在树杈里。但这真是必然的吗？狒狒和猕猴在陆地上栖息了上百万年，却没有一点变成两足动物的迹象。

乔治·巴塞洛缪和约瑟夫·伯塞尔指出：“……动物界极其罕见的两足现象表明，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用两足行走是低效的。甚至现代人独特的垂直行走方式与四足哺乳动物比起来，也是相对低效的……然而这却带来了某种意义重大的非运动优势。”

这个优势是什么呢？有人指出两足行走能使猿在追赶猎物的同时还可携带武器，起初的武器大概就是小石子。但是黑猩猩带着一支香蕉或一块小石子奔跑时，如果它不能放在口里它就会用一只手拿着，而用其它几只手脚奔跑，因为即使是三条腿，也要比两条腿快。那么我们的祖先那时会是怎样做的呢？是一只手拿着一块石头蹒跚前行，还是两只手举起石头掷出去呢？

不。为什么尽管用后腿行走显然慢些，但我们还是有相当

长一个时期只限于用后腿行走，其中必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必须找到那个原因。

第三个问题：猿是怎样学会使用这些武器的？德斯蒙德·莫里斯又轻而易举地解释了它：“因为有强大的压力促使他们去增强猎杀野物的本领……他们的双手也就成了强有力的武器持握者。”与莫里斯相比，罗伯特·安德烈则对武器着了迷，他称之为“人类最有意义的文化投资”。然而他对武器使用如何开始这一问题的解释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是牵强附会的，在人类出现的第一个进化期，我们对武器的使用就已相当娴熟，使得我们的自然灵长目匕首（即类人猿犬牙）变成多余了。

但是，且慢——怎么样？为什么呢？为什么一种，而且只有一种中新世猿开始使用武器呢？一只被逼入困境的狒狒会与一只豹子搏斗；一只饥饿的狒狒会杀死并吃掉一只鸡，而按照理论说，他会拿起一块硬物，忘却他的“自然灵长目匕首”，并变成一个强悍的追猎者。然而，他并不这样做。为什么先前的人类这样做了呢？萨雷尔·艾默尔和伊尔文·德福在他们的《灵长目动物》一书中指出：

“事实上，这颇费解释。比如说，如果一种动物的正常防卫方式是避开别的食肉动物，那么他通常就是逃跑。如果它的正常防卫方法是用牙齿搏斗，那么它通常也就用牙搏斗。它不会突然采用一套全新的行动方式，诸如捡起一根木棍或一块石

① 灵长目，动物学上的名词。灵长目动物是哺乳动物中的高等动物，包括人、猴、猿、狐猴和眼镜猴等。——译者注。

头投掷出去。它甚至连想也不会这么想，即使想了，它也不会用任何理智去推测那样做会起作用。”

现在灵长目动物确实养成了利用工具的良好习惯。一只黑猩猩会用棍子抽掉脖子上的小虫子，用皱卷的树叶去吸水。沃尔夫冈·克勒尔的猿曾用棍子把果子拉到它们笼子的栏杆旁，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

但是这种知识取决于三个方面。首先必须有尝试失败的经历。其次，工具要么是无限量地供给（比如在满是残枝败叶的森林里），要么就正好在恰当的地方（假如果子在前面，一个潜在的工具在后面，甚至克勒尔的出众的土耳其皇帝也会被难住，因为二者必须同时出现在视线里）。第三，为了坚持某一习惯，每次同样的行动必须产生同样的效果。

现在我们看看猿吧。这种时机的选择是错误的——当他面临着鬃毛竖立的敌手或一只进攻的猫，抑或一只逃跑的野物，他决不会悠闲地荡来荡去，凭想象发明一种新方法，一只狒狒有时会挥舞一根棍子威胁敌手，但如果敌手不断逼近，他就会丢下棍子，而用手和牙齿搏斗。即使我们要求已变异的猿冷静地思考，“一定有比用牙齿更好的方法”，他仍然必须恰巧注意到，在那原始草原的中间刚好有一块大小适中的石头，就在他与敌手之间。当抛掷石头时，每一次都必须瞄准大猎物。

因为如果他没能击中豹子，他就不能告诉他的子孙说：这种计策只需稍加改进即可。如果他没能击中非洲小羚羊，他就会想：

“啊，得了，那显然不顶用，还是用老一套的办法吧。”

不。如果将人变成猎杀者需要那么多机遇，那么我们仍然